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藩臬

前言

丘濬

葉居昇

往行

守令

前言

葉居昇

范珠

崔銑

呂枬

往行

馮

循良

前言

徐溥

羅洪先

洪朝選

二

卷之九十七

目錄

申時行

于慎行

蜀饑民

往行

詹俊

歐陽銘

吳履

任勉

康彥民

廖欽

况鍾

劉叔慈

劉謙

李信圭

孔鏞

岳璿

陳煒

何淡

楊繼宗

劉喬

厲昇

楊護

胡琮

黃璉

劉纓

李愚

王啓

王維

劉素彬

于訓

周盛

趙鶴

丘養浩

唐音

顧璵

宋百華

史記勳

陳善

趙錦

徐九思

顧夢圭

顏鯨

高鶴

楊柴

夏良心

吳之圭

沈鳳翔

恤民

前言

趙南星

喬應甲

張濟

劉懋

陳良訓

三則

往行

別

聽訟

前言

湯聘尹

蕭彥

李貴達

毛愷

往行

單安仁

吳履

顧光遠

丁文昇

周成德

周鳴

甯直

章敝

龔永吉

范希正

焦宏

趙豫

黃紱

余子俊

和維

祝顥

丁璐

東思忠

魯永清

陳恭愍

陳琦

陳麒

周源

龔弘

劉道立

郝鑑

鄭綺

楊繼宗

王哲

楊武

楊志學

王時中

張昺

馬應祥

陸鰲

陳雍

韓紹宗

沈霽

趙伊

湯沐

陶諧

鄭洛書

嚴天祥

張澤

龐嵩

吳達

商廷試

賀朝用

鄭舜臣

周崑

王鈺

劉兆元

雷禮

劉逢愷

范楨

趙汝藻

馬文煒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

八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藩臬

前言

丘濬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旣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旣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

也又于每年遣御使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試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于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又于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卽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此

葉居昇曰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爲宣道風化者安在哉其

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

往行

守令

前言

葉居昇曰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所濡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常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可爲怒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如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范珠曰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守令若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力撫字之無方大概俗弊任有司者

以催辦錢穀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循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于阿附者髮類微白卽目爲老疾穀食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薰蕕莫辨玉石俱焚

崔銑曰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尙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尙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尙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尙之曰功能之吏巧徵窬取此貪吏也而世尙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眞廷壽之正陽城之寶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苟非介士必因賞

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于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二則厲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尙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也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公遂字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于衢州呂公榘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弱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知之耳邦良茲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于衢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蔥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淖泥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游之處或峒嶠祝融西陽之險三嵎匡廬龍會諸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

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爲除水患以安民非有他意也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衡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筐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衡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猶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衡也見姑蔑之南自欄柯以至于几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洲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陁者咎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少息焉太末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遊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纁者桎其手蠶月方競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衡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于野矣桎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于機矣則吾邦良之心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尙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鄒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

耶

往行

馮□□臨朐人嘗爲華亭令先是撫按所至之邑胥吏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挾撻捥無所不至公在縣時獨毅然曰華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餒鷹犬豈長民者所爲卒不與乃亦以調去時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爲名規避百出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橐遂不許大爲巡撫張公所窘遂至繫逮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爲之辦餐何良俊曰古稱良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之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尙書郎累官按察副使

循良

前言

徐文靖公曰夫仕貴得行其志焉耳初不較其秩之崇卑也今六官之事大率總于卿爲之貳者雖有才美不能以自見列方岳者分郡縣而理之時一按臨朝至而夕去雖有愛民之心勢不能以周徧而浹洽也豈若爲郡者之專乎政事緩急先後惟我之爲閭閻休戚惟民之從吾之才美而以著吾之愛民亦于是而周徧浹洽也故曰仕貴得行其志他不足較也

羅洪先曰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順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俞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譁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矣

洪朝選曰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醫不能愈人病貧醫能愈人

病爲况其言深切曲中又嘗讀我朝崔公鉞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相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之士哉又嘗怪漢幸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之言亦何怪于今之靡靡也且志合于上者動豪友之猜慮周于民者觖吏卒之怨望利公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清關說廢則誣告伸而士人怨故有獻訟于堂階而交對于門屏者此雖擅才智知取與未可苛禁而甘誘也

又曰幼讀孔孟書見孔子適衛冉有僕孔子曰庶矣哉冉有問旣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復問旣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而孟子論王道每每以教民樹藝稼穡爲言雖甚鄙細諄諄言之其在成周則田官之于農民至嘗其饋食之旨否又邇而及于上古則齒公之于民至導以耕穫之時月而田畯之官已昉于此時蓋昔之爲治者未嘗不重農而其巡行郊野省斂則雖貴爲一國之君亦未嘗不躬行之也西漢以來此風未替勸課農桑勸農勞農之吏班班不絕于紀至于教

民種幾本薤幾本葱幾本榆則亦登之傳中以徵循吏之政此無他人道惟在衣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禮義薄衣食不足則閑檢踰雖有新奇可喜之談實則民生切要之務此古之循吏必首以是爲政之務良由知其職也今之爲守令者莫不以急賦斂聽獄訟治文書謹朝會爲事朝而視事夕而課功月而視成歲而徵會不過此數者而已有以招徠流亡爲心者乎有以開墾荒地爲念者乎又有以巡行阡陌爲事者乎又有以教民樹藝爲務者乎太祖高皇帝令北直隸山東河南去處但有荒蕪田地聽民間開墾永不起科又令民各種桑棗每一戶一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有罪乞勅下該部將久荒土地聽民耕種永不起科或十年之後方許起科勿得拘泥古迂徒事空行無裨實政其銓曹考課之法守令特與增入招復流移若干人戶開墾荒蕪若干頃畝栽植桑棗若干株一段用爲殿最此實今日之急務也

申文定曰古之良吏雖以搏擊豪強爲能然慮之貴深發之貴當譬如

縛虎奈何嘗試哉如其惡非貫盈法非不赦亦當委曲調停以存縉紳之體

于慎行曰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長第言視民如子無所臆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曰始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詳于桐鄉及爲北海太守但言以治行第一徵而不著其實事固云詳略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便否必兩宜也

□□□曰蜀大飢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劫大惡也鄉黨賤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久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荆而守之靡擇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之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卽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箠梏庭踣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近川者浸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婁人之川樹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爲

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耕各食其食公分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羣衆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爲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性也民之窮也蒙犯諱以苟旦夕之命矜之不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爲重衣食爲輕廉耻爲重生死爲輕獨奈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爲百年不逮之惡是刑戮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固所願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日以竊公貲是盜也濫所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譏刺以納苴苞是盜也銛供饋以饗脂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灶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匱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咎明王

之法而行也將孰爲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往行

詹俊字用章當塗人洪武四年被徵授磁州同州歷官汝寧通判在磁州日董民饋饗潼關天寒道中車牛多斃饗虧則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歸製帶償之俊曰吾得舒民憂何愛一帶不受在汝寧日當治廩舍役夫得窖錢以內俊俊曰此汝所得何與吾事悉畀之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元至正中鄉試洪武初以薦授江都縣丞歷臨淄知縣在江都日嘗以廩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潦使者督責甚急務夥歛商旅未通斂于民不能得他縣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

吳知州履字德基在濰州日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孽息狀與籍不合日詰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離不償驢何辭

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邪守語塞德基因盡陳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邑已償者皆罷之

任勉字近田松江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福建參政初宰番陽思前令所以亟去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德曰是法所以逮己也卽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于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留之有不便者或黏匿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物壞後潛自毀去婦有新寡訴夫兄弟弗得己先生曰汝欲它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飢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它釐聞之亦無有貳心

康彥民江西太和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永樂初爲天台知縣罷官家居宣德初巡按御史至天台縣民二百人言彥民廉公有爲乞復召爲縣以慰民望御史以聞吏部言彥民罷官十餘年難從所言上曰朕方擇人爲守令此人罷去久民猶欲之必有政事及民其召用之

卷之九十七

獨身

八

廖檢討欽既以河內丞調吳江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辨遂受謫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爲公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政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及釋歸嘗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于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于前公不能隱競持酒穀相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哀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于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于汝縱汝德我何不受我以德乎苟以所贈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覲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之其意堅不可卻一夕不告而去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永樂中以薦授禮部主事歷蘇州知府鍾旣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者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遞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淹沒田糧二十九萬五

千免舊欠糧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闊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滄水道汙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于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兩賜祈禱輒應興崇學校敬奉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憚權要度量廓如朝廷累有褒勞述職陞辭上爲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藉倚爲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位民益哀之

劉叔慈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于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慈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飢饉相

卷之九十七

仍庶務叢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恣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叔恣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恣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叔恣存心厚臨事果蓋多惠政云

劉謙字自牧祥符人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温州知府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

李信圭字□□太和人洪熙初以賢良舉授清河知縣歷處州知州清河衝要官船饋運赴北京者嘗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辦言于朝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官船至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某目納于主者收放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君爲

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于大牌篤實者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情善惡以聞俗爲丕變縣民有事不遺役卒追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訟者以理論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初授都昌知縣以弟銘尙寧府郡主乃改廣之連山連山昭賀徭獠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而縣以治

岳璿字文璣祥符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廟廟學並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此何以妥靈學敝如此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己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之監督工役逾年落成舊時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敦延太常嫻于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

事觀者改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宋安定胡先生實墓于此公曰斯郡爲安定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豨荒涼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採者弗得入故有表思堂碧澗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助立神道門開于塞路構堂六楹追蹤表思碧澗之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風教云

陳煒字文曜號耻庵閩縣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江西右轄弋陽樂平二邑有溪介其間樂平民陂以溉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鬭訟積不相能公躬履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爲弋陽患幾二十而一遂屬兩邑民諭之俾樂平民仍陂水行溉而倍償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徭役民皆樂從之

何淡字仲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參政初除知山東濱州適蝗旱淡至以勸耕農爲首務定糧料役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

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人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閭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閭誘掖獎勵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樗蒲之具人不得鬻而宿娼之戒尤嚴毀淫坊殆盡至于符錄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劉喬字述憲萬安人故尙書廣衡之子以父蔭爲國子生成化丙辰進士歷官左布政初令歸安每耕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詢其家豐嗇人賢不肖賦稅獄訟率視此爲據吏不得售其姦

厲昇字文振號雷庵無錫人由歲貢知青田事邑人都地報銀礦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水潤秀所產必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剋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何能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

之君曰如吾民何申辨數四必寢乃已

楊護象州人梁儉太和人成化間相繼爲臨高縣令護爲令數年民俗大安詞訟頗簡後以謗累去任新令梁來代之百姓如戀慈母驢者縣門絡繹辭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吾當一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帙門下命驢者書名其上須更帙滿持以示楊勸納聽驢焉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歎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累相倣凡民詞非干大故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而至信孚如此

胡琮字文德長洲人成化□□進士以處州同知進階參議致仕在處州日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卽欲奏籍于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旣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于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于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况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

黃璉字汝器莆田人□□□□進士歷官貴州左布政嘗爲浙江參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理爲差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餌盜奚切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塞礦民永永便上曰可

劉司寇纓巡撫廣東日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士宜從官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斃者十五所須尙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鑪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卽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李愚字克明蘭陽人□□□□鄉舉初授澧州知州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公檄厲邑貧不能者設法資助之一歲中完娶者二千餘家丁外艱服闋改知晉州值歲凶賑飢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略曰今陛下致治之道至矣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

也或者宮人未節而意有在乎此可未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怫鬱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矧多于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以陰氣使然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宮女三千人我朝英宗皇帝卽位之初亦出宮女三百七十人此其驗也伏望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宮女年貌老弱量爲節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旱自弭是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疏入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出宮女五百餘人

王啓字景昭號東瀛黃巖人歷官刑部侍郎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鋪役公偶失誤時縣令歛人鄭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爲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以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遂面試乃亟嘆賞會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出授霍丘知縣勤

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息公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邑人皆感

弘治時王公維按察山西有希進用者上章謂紫碧山石胆可益壽遣中官特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物載書中何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况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劉同知素彬嘗爲程鄉令以考績去任未三月隣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臥病聞之明日卽力疾趨陸四日及境四野吹喧卽白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隣邑以紆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僞相半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素彬厲聲色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卽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陶大慙後爲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而去民謠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知府于訓字文敏萊縣人由貢士歷官順德府通判寬簡沉靜或數日不答

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

周盛字承昌號誠齋大興人弘治乙卯以歲貢爲沭陽令嘗有鄉人竊隣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隣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後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嘗爲南安府同知所屬縣流賊竊發鶴率兵捕之渡河及半賊要擊之兵潰被執鶴呼曰寧殺我無戕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趙東衙好官不可害翼至大宅列几筵羅拜擁其馬入梅關百姓迎歸爲歡呼載道

丘養浩字以義號集齋晉江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都御史初第授餘姚令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于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

唐音字希古號克庵武進人□□舉鵝澤知縣視民所急與民財所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胆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于府公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觀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爲事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干匹民不願鬻于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徇一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聞爭願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爲諸邑冠君蒞一歲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頂罪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宦劉御史豎牌坊者君以民窮財拙姑緩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史杖之君遂以病乞歸大府慰諭之數四君沉思良久乃曰劉御史吾與之亦頗相信爲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不利焉因寓書于劉而並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不果行范頂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誑橫行閭里間人患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卿家因錐國卿而汚其少妻比閭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庾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

謀卻其獄擬以和姦翻案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卑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原籍君切于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寨浮圖一堡上司爲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之侵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外之民冒盛暑舍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况虜騎果至亦決非堡所能禦也若所治浮圖堡又奸宄桀黠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爲固利不十而害百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寢

顧憲副璵嘗以武選郎謫知許州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構訟先生按致其罪于法當贖令問之曰汝何從得金民泣曰丐于親故耳先生徐譬之曰汝旣構汝族又累及汝親于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今赦汝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爲善良也邑中人聞之咸謹呼曰公眞吾父母也訟牒爲希

宋太守百華以令謫起家東鹿丞歲中三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

卽拜開封府知府開封爲諸郡淒多強宗難治吏取行法公益務爲簡靜如其吏淮陽時或謂公治大郡宜有科指立聲跡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適多事無益靖民之路不擾而已矣

史記勳字稽叔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彰德知府嘗知重慶府有巨室子或不得于繼母出居外舍貧窘無計比父卒竟不得歸執喪涕泣門側其父亦進士公將往弔乃陽言曰若某不爲喪主者太守不往其家不得已聽令入比公歸遂逐之出一錢不分公乃召其諸弟至庭中諭以禮法乃捕豪奴罪之以戚黨尊行平其產母子訖和

陳善字思敬號敬亭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雲南布政時撫台某欲奏行戰象之法于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產炎微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于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

趙錦字元朴號麟陽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初授江陰令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腴

割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億公令官廩養鵝鷄官池養魚閑地圖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纏屬遮道迎我漸邇郊垞迎者漸移僂僂誅誅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輿我已奉我堂上敷座坐我座已是千千萬人人者擁伏墀下無問倪旄呼聲關關僉曰爺曰爺吾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異也卽幡幡黃耆亦相率而呼我曰爺爺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若何

施乃能當茲父母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

顧夢圭字武祥崑山人□□□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江西右布政嘗爲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碣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北海平江青黨楊楊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年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艱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于珠池也蛋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飢荒彫瘁猶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勅停罷養源以寬民力疏入其伯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復奏而二郡率買珠以充直

顏鯨字應雷□□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副使嘗爲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困已極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

倉歲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剝肉盡矣有司徵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賠累是以有財力者鬻充官校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漿賣餅之家逃亡不免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倣先年減額疏上商困始甦富人馮漢者估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于上巡漕使者桀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佯不爲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贏倣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蠲折漕僅三百六十餘萬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之存粟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斂之征也

高公鶴旣爲蘇州府推官三載內召當以諫省以不謁分宜授南京戶科右都御史王學益者故昵分宜又姻也先生抗疏力詆其奸狀李公默時爲吏部竟斥罷之分宜大恚以地震京察中先生謫丞光澤已量

移知定遠縣縣小而當孔道民苦供億先生悉以故事裁之費大省上官以中旨宣索次及縣先生獨不應曰吾疲民不敢與他縣比其治爲江淮間第一而分宜憾不已再以京察劾致仕吏民之老匿不以聞相率走伏闕願借賢令以活百姓不報先生聞之乃卽日就道民至空邑攀送涕泣而別

楊棐字□□建安人□□□□進士歷官肇慶知府萬曆甲戌羅旁之役督府令高要市馬百令任之矣棐曰高州乃有善馬馬有三四十金高要得金三四十千而令之市馬百乎卒減十之九縣人轉饒日至山而罷棐曰至山萬一無獲而以爲誠必此輩也戒止及河令士自負之夏少司馬良心爲江西布政日廣信銅塘山巨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數向奉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以口舌爭乃繪山箐險瘠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侯璫勘時理論勢禁璫遂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并罷太和武山石青役吳公之圭字公美號虛台長洲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刑科都給事中

初令襄陽時詔度田所在督責民大擾君第以舊冊報無所變更或曰此執政意也設以衡命討奈何君曰吾知便民耳不知其他

沈鳳翔字孟威號廣乘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初爲蕭山令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限一決則涵潮入而稻田無弗腐也且嫁賦他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可使腴者瘠乎乃創制築堤之議徒行堤上日無寧止堤成民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

恤民

前言

趙南星曰夫吏于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縣知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荒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爲觀美耶民生彫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名耶官高行穢

適資唾罵臣願皇上勅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宦在家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參問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參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于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徒爲俗子以累貧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工部工部防其仍前之濫

喬應甲曰總甲兵牌各有工倉房牙盜賊關係地方責令打卯猶謂有因其餘屠戶僧道保識錢戶當舖故衣銀匠花炮鄉長小脚倉夫番子炭戶煤戶媒婦牙行鑲行帽行枋子土夫與夫端公水戶等項共算登簿八百餘人原無工食打卯何爲臣見各行每人至期各執結一紙值錢一文覓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亦有本人不來僱替者還得十數文不等總命兩人費錢十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兩况打卯不止本城各處不止八百而四城並戶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司房各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大興等衙門不知幾千百人每月四十餘次猶有幾處賣結狀者卽本衙門

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刁勒需索更當何如倘或一朝失誤百般凌虐夾挺挾騙更僕難悉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攀報一番增擾一番費手又爲不貲矣除臣于各行無干如屠戶端公等八百餘人卽行文本管兵馬吏目徑豁免外仍乞勅諭都察院曉示別城并知會各衙門從長酌處各嚴打卯之禁勿爲多事之擾則善矣張濟曰我朝加意邦本爲民設官期于拊摩不翹具矣閭閻凋敝日甚一日其故維何臣不得而盡善言也姑言劇困所自來其半由里甲半由罰贖非耶夫里甲盡放歸農不有明旨乎試問今天下有司不用里甲者誰一切徵解酌量則衆收頭矣管押則差官吏矣郡邑里排又未見不在糧樞也水陸轉輸賠補羨耗未見不累里排也下程鋪陳延賓嘗卽做夫走馬填衙搭廠未見不役里排也然且旁立名色本一里排也又改爲坊長廂長矣又違爲殷實大戶矣又控爲抽閒矣又併爲朋黨幫貼矣日生之名色有故田野之歸寧無期殊不知條編法行各項徵銀在官矣何乃紛營如此甚也里排之門戶出臺官吏之道路寬饒

其中有一等有司卑而又暗仁而又柔知不能及斷不能捐卽未必人豁壑而豁壑卒自赴也諸如此蠹司府有盡求之令宰者乎巡按有盡求之司府者乎罰贖盡用憲票又不有明禁乎試問今天下有司盡行票者又誰也縣府同道以至撫按凡有贖鍰盡請憲票法禁詳矣然而縣猶以爲礙于府也府猶以爲礙于道也卽撫按亦猶自以爲礙也恐不能無間言于令守司道若曰夫子未出于正也間有請行憲票之名卻無的行憲票之實其有一二力行者上下耽耽目爲怪物而力行岌岌乎殆矣今欲實行憲票須先從司道始自郡守次邑令刻石通衢亦諭民庶凡有徵贖不用憲票者卽政比龔黃亦以賊論平人皆行守告從重給賞犯者自告得實亦得免罪不究夫如此而後憲票可行也雖然不恤其隱亦不可行也有司俸入有限絡道乖于人倫實欲憲票必行臣之計令尹准用憲票內贖鍰類共三百兩府准支合府贖銀共四百兩司道得支合屬贖銀共五百兩庶日用交際有所資藉至于撫按公費再不許以動支無礙銀兩爲名亦卽斟酌取于憲票之內此猶

不行是謂眞貪川不可坊謗不能監一有執私票而詰者各官何辭之
這也臣聞近行會御史之言類准積穀恂稱良法然積穀必須用憲票
以塞踰歧憲票必須姑費穀以別貉道苟不如此上下之勢立窮而交
徵之弊仍舊矣此非積穀之難而難于不善積穀也蓋非憲票不能積
穀而非處官司公用之穀明開于憲票瑯環之中必不能善行憲票也
吁嗟閭閻之苦豈惟苛里甲豈惟濫贖緩哉有如一表文也此公差也
府道夫馬郵票自是通行有等營差官欲索長馬長夫長隨皂快夫馬
皂快工食幾何走遞二三百里計程論費將去各役工食強半差官卻
又不用眞夫馬不用眞皂快只索折乾耳各役計無所之聚爲軟檯軟
檯云者夫夫馬馬分分錢錢頭箕斂而涕泣贈也若以爲酬恤差官之
勞苦而公費備用獨不可區處也何至抽刮窮役之貲須工食也卽一
表文而他差又可知又如一解金花銀兩請有勅合矣有脚價矣有幫
貼鞘扛等費矣仍索軟檯夫馬皂快如表文事例而差官者類曲徇之
鐵頭削鐵役人者亦太甚也一金花解官而他又可知一解京邊銀米

課程等物也止赴應收衙門交納可也府不收而解府何也道不收又解道何也且徧掛號于無干之各衙門又何也不解到不掛號則各不相干衙門之書吏無進入矣必解則必掛號而刁難阻滯解戶之囊橐欲空身家半破矣又不但辛苦萬狀已也一衝疲之夫馬繁費何不明派正加卻令外幫暗補牽扯無休歇也一農桑絹疋硃漆茶蠟等物何不產處徵物不產處徵物價卻乃積有于無呈樣貢良公然笑納也一南北糧兌也何不輕輸水次卻乃先囤僻倉再費舟車再費腳價也天啓四年禮科劉懋民生疏曰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貳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逞能先出告示幾張嗣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月賞牌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不

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貪官之下尙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能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何民不窮且盜也臣不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筭在匣不算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橐又納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膏血也雖曰彈壓有撫臣巡察有按臣劾參拿問追贓法甚嚴矣願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換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日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卽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奈有昏昏

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所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幣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非姑留以送鄉親府笑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虛費無益自今約爲規則大幣止二小幣止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辦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民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饋暗投往往有之

陳良訓曰爭訟爲民間細事耗財實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臺數十輩魚肉之迨一訟經年月累富人亦爲婁子須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延行此二者民無重徵又無構關相安耕鑿方今民間最蠢無如州縣佐貳爲官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偏多吸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委用恣平生咆哮無不至矣職伏願皇上下一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詞

營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又時偵察有濫辭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又通行郡邑刊牌榜諭與衆遙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充佐貳之橐民得盈餘奉公矣

陳良訓曰署印官當議職每見冗邑之衆循良數年拊之未足署官數日剝之有餘切宜著之令甲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賢聲者不署倘委用乏人寧以隣近廉明官兼攝無多種螟蠹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充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奉公矣

陳良訓曰關門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樞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爲餉也聞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未深便清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論前者乏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可觀矣而今得無清兵與清餉耶清與早俸薪等費清兵以清馬耶清豆等費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也

聽訟

前言

湯聘尹曰有狃于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將以從同也有惕于富豪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嫌也有曲徇上官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三者皆知爲己不知爲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稽時延緩徒據申報視爲虛文其不草菅吾民者幾希矣夫民命之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德何如而顧草菅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職所貴布德宣惠非止爲獄設也官司問刑讞訟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爲紙贖計也欲清獄禁莫先于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于慎受詞夫訟者無情將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慎審勿輕徇之事非關係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之受祇爲隸役蠶食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若上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多下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申呈視人恆倍是上下胥以刑爲尙而導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訟尙德緩刑之道固如此哉

蕭彥曰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蓋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爲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布按並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糧儲水利等官又或概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賸煩而民病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曲徇僚屬擅難平反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杜則守候苦而民病臣初仕浙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吳兩淮亦復如此是其暗損民膏非小也臣以爲兩造且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卽事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也有司偷安避難不卽受理撫按臣罪之可也省一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耶或曰如積穀之額何臣以爲不然穀之積固曰備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飢荒等事卽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是窮民耶皇上耶惠養元元之意殆若此耶臣請下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罪爲裁減之多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制矣至于罪贖輕重罪律有正條卽例

得納贖者亦宜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緩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實必罪無貸斯其于民不特小補而已又曰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賴皇上德化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與勢日峻而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不少矣皇上屢廢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各撫按論劾非不多如近者陝西河南所奏劾非不奏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臣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查得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一言觸或以左右譖夾拶並行刑杖至百必欲致之死地者臣以爲皆故類也又查得大明律越訴有答罪所謂越訴不由本管官司竟上告耳然其罪答而止也今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己非其被害也箝制之毋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毋容轉告一不如令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身先斃矣甚且中以他事害及身家以徵其後若是或什

百之一二乎爲民父母乃與民爲讎耶臣以爲亦故之類也

李世達曰贖緩解有定額非初制也祇以取用者太多解京者太少不得已議爲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爲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焉可也見今贖緩貯之郡縣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五相查考而郡縣具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上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上得以措其手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繳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卽抄招并繳兩院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查了然在目以此盡數報部院部院卽以此盡數解京且令司府查數經解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倘多解焉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卽少解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下焉者無憑採撫以議其後如此憲度常貞讒譖自遠公道明昭之世自不必疑忌于其間矣但互查起解視爲舊規非奉明旨誰敢改絃易轍此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二也

毛愷曰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官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有舊告之州有舍本州而舊告之府有府縣未結且舊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于公正官之好事者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概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祇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盡致弗遺捕捉叫呼驚及鷄犬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則囂然滿庭供明則被笞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漫未卽審或事勢忙迫未暇審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概行寄監寄倉寄鋪至于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久爲拘繫有以家屬姻黨幽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鬱被誣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加自有所在故鞭朴祇以作教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爲非法

之具猛以用之過體也今之用刑異于是于是刑手則有拶子刑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囚或就斃其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得情服其辜卽未盡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常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爲能以哀矜勿喜爲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請托徇人通賄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胸之夫接踵于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爲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修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爲厚利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濫刑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刑猶兵也不得已用之因公科斂律例尤嚴爲之防而濫刑罰者應以貪

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犯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輟論擅受與夫濫擬者具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婦初犯次犯量爲戒飭屢犯迭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

往行

單安仁字□□鳳陽人元至正間爲府吏丙申來歸丁酉命戍鎮江朝廷初立即授提刑按察副使巡行浙江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卽圖白金短長圓方來上圖藏之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也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許之風爲衰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洪武初李曹公文忠聘爲郡學正擢南康丞歷□州知州丞南康日有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

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笞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嚙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汝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何也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縱有司有法汝悔何及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戒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止獻德基卻去泰和始爲州亂久而後定治之猶難國初相繼爲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吳侯以民好訟告于顧侯侯慨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頤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訓誨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酷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聞未兩月民不復訟

丁文昇天台人以文學舉洪武四年擢廣東僉事端懿廉介時民多不靖文昇于司左建亭扁曰三思民有訟者卽令造亭坐而思焉由是民訟日少至今美之

周成德字□□雷州人洪武庚申以薦爲泰康縣稅務大使十七年詔有官未入流者得以明經舉時成德年未及五十授休寧令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未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卽其人矣弟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

周鳴字岐鳳吉水人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訓導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強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

甯直字□□滕縣人洪武乙卯舉人宣德間官□□知縣歷官邳州知

州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刈其苗殆盡訴于直直曰汝有
隣家乎曰李榮與予舊有怨直卽召榮及瓜田四鄰收其鑊數十事
雪之獨榮鑊水味腥苦榮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
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于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
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耳卽日召回四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使其申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卽縮其足出
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卽服隣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
越境來訴直命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感
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訴于直直曰汝何所
見答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
其狀焚于祠人爭趨觀密令報人數聽察衆中又令二人至門下凡觀
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
出此我與汝卽其門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隸輒執之遂得盜鈔者
章敝字尙文號實庵會稽人永樂癸未浙江解元申申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禮部侍郎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鞠之多不服君察其冤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翊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卒遣之明日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卽盜也衆始服其明

龔永吉字天民□□人以舉人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歷官南京大理寺卿時休寧縣土豪孫志靜謀殺細民項仕和而奪其妻事覺賄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送寺審錄公疑而置之及脫歸過太平隄忽一鵝止肩輿下拂之不去公指謂鵝曰若有冤可隨我至則鵝不見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冤耶翌日閱案果疑遂駁回會都御史蕭公維禎差官往覈其實孫志靜謀也

范知州希正江西吉水人在曹州日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軀作兄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辦復訟于憲司連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希正密遣人往吉水勘其告人與已屍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造者中途逸去餘人得雪

焦公宏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于是有訟惟折于理不尙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獄遂清省

趙公豫嘗爲松江府太守時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天壤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從舅氏補平越衛學生中雲南鄉試正統戊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南京戶部尙書爲參政時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囚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城隍夜來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至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惡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云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尚書
謹肅敏爲主事日嘗有兩勢家爭決未定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相
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
能明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

和維字振綱河陰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浙江僉事時浙販絲民有直
劫者亡其刀獨鞘出權貴者遂誣機戶姜曾等劫用絲劫每顧殊無證
驗公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于是密
遣羅旁邑至海寧插秧人插上隱隱有字也報訊之具服問刀所在曰
在新宮橋下取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大慙怒

祝參政顥在山西日襄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已而與妻子悉死遺孫鞠
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鬻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各
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鐵基乃
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于官徒廢業耳吾今爲若翁定之因令藉其
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

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耶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旣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耶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變公爲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冤不難雪吾恐雪冤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爲處之因論徙民于他地而置惡子于邊徼莫不稱善

丁參政璐嘗爲敘州太守時有張元乙沒兄之官下物而不以分兄之子者兄之子訴之官公呼乙至令獄中盜詐之曰吾所劫某家財物具在爾所乙拊心誓曰是吾兄官時所得也何爲誣我公以三之二歸兄之子且諭乙曰爾得于兄亦不貲矣慎毋讎其子遂感泣爲叔姪如初東思忠字思伯華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副使初爲刑部主事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所能致也每于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則又曰罪疑爲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決

成都守魯公永清斬水人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灶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未常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

陳恭愍在廣雅尙淡泊無異韋布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撲隸人惟令業網巾于左右以間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

陳憲副琦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于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之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適

陳麒字夢祥南海人初爲醫生有司使入獄視重囚病穢不能忍耻之乃學舉業□□□進士歷官雲南副使嘗爲江西僉事有病死而歸以被踢殺告者麒視而折之曰傷必有血陰今肋骨形彎內黑外彼能自內踢耶煮角水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初至江西夢有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

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常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窗友周彪彪之家亦富嘗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從行者皆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其夫麒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不得其主名使媼婆驗乃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麒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件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在焉旣至麒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異汝當吐實勿欺吾則救汝彪錯愕戰慄旣跪而悉陳之麒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

周參政源嘗知揚州府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隆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俊讚入城濠洗血置刀水

中還者縛以見公祥以刀未獲不卽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落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令人浚水取之祥遂引服興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晉晉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獄數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

龔弘字元之嘉寧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爲嚴州推官富春有錢姓者姑媳相居資榷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如之何控訴行部至闕里忽羣鳥下遶公卓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皆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以石投水曰子姪溺矣衆獲屍給公文與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公曰政一子死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矣置諸法一郡稱神

劉道立字成己成化辛丑進士歷官陝西僉事初授朝邑令有刺客殺人逃誣及無辜已成獄後數年公至獨疑忽白晝若有神明附耳曰景

卷之九十七

陽殺人奈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伏由是邑中號爲神明

郝鑑字廷重河間人成化甲辰進士歷慶陽知府初拜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券爲僞爭于庭君曰吾倦且休矣取其券令畫字封而去居閱券字無異告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

鄭錡字威甫號聽庵蘭溪人成化乙未進士拜靖江令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颺其舟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于縣先生按其賊仗惟菜耜笠鐔爾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辨之其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每昧爽時僉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移文至期三五日定完少濡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則曰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民俗嗜鬪壓溺小兒以

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僉勘再三則吏件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乘機需索所費不貲往往家亡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加曉諭有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民知所儆少兒之獲全多矣項襄毅公在憲廟時掌都察院壻千戶沈禎怙勢爲惡時繼宗知嘉興府升堂僉一白牌令吏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封置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任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啓職回東廠訪得禎爲惡狀朝廷遣法司按臨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似公貢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酷受箠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視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賊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似公見而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禎問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助銀十兩

卷之九十七

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其家是公之賜也

王哲字思德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巡按江西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于官獄旣成公覆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賄鎮守欲置于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

楊武字宗文岐山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初爲涪川令善用智聽訟輒盡得其情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隣家也乃令卽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

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 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觀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

楊康惠公志學爲刑部尙書刑部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尙書多不覆視惟死者始自裁決公答以上皆親覽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鄢陵知縣歷官刑部尙書在鄢陵日嘗出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必冤氣也俾隸人尾之旋入疏圃繞智井不散召主者根究其故乃少婦外通殺其夫掘井果得屍人以爲神

張憲副曷爲鉛山令日縣有賣薪者嗜食鰾得薪直以其半市鰾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飢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都門

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坐乃曰公毋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地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鱗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鱗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閭境漁者命捕鱗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于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于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公謂婦人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乙訴于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從諸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陰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阻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

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于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何以在是婦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食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又邑寡婦惟一子採薪于山爲虎所啖鄰居惡少欲以試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得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爲一邑之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未啓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

臣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以虎歸祭子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爲神人

馬應祥字公順號敬湖西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嘗爲歙縣令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于是縣中稱爲神明

陸鰲字鎮卿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右參政嘗知温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長民者一切不問民何以輸其情乃早夜聽斷不爲懈期月視始至殆損訟牒什之七嚚辨者稍稍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

陳司空雍嘗爲九江僉事先是浮梁諸生六人赴試省城宿于景德鎮被殺又淮藩奉祠某奏承奉舒芳門正胡王隱惡數事兩獄經數十年不決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實過于縣多豪民嘗請創爲縣治梁人不欲遂中止尋有六生被殺之事是時坐謀殺繫獄者十餘人公呼至案前一一口問之手記其辭卽仍令錮之獄陰令人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

有談其事者佯爲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牆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竄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屏人以上語質之皆謂先至者已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豪民李光祿爲首從中數人皆鎮中惡少也淮西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據以聞俱報允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有訟其兄奪田歷諸司而詞證契冊皆無據公亦卒咎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旣而公假以清軍事吊其里之故冊得其實也于是鬻契僞證皆得罪其弟有原業

沈霽字子公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貴州副使嘗爲御史戊寅奉

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不獲是時先生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冤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魄已朽其望昭雪于仁明正直之君子猶耿耿不滅此以不感于他人獨有感于御史夫豈偶然哉君之神明正直鬼神蓋先識之矣

趙伊字子衡□□人嘉靖□□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爲南京職方郎中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筏而買者于是悉召所居什五相保者鞠之語盡合盡夜抗官兵眞盜逸去此良非盜繫之何罪遂釋其縛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訂上官亦曙眙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

湯沐曰舊聞教訟者之書名曰鄧思賢必以其人巧辨譎詐書有關節故名然未見其書也予總憲江西時廉其俗獄訟煩興密遣人詣鄉學

中緝取讀是書者後得一冊標名公理雜字皆四字成句如告人命則
關毆傷殺情事字樣田土婚姻亦然第不見編者姓名意卽模倣此書
爲之者隨拘其教讀訊而責之并示焚書肆不得市學舍不得讀違者
坐鄰佑甲長古云筠蕙吉頭上簪筆有由然哉崇養弗端無怪然也
陶少司馬諧嘗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
死以冤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辨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
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誠門者執歧而囑者入盜叩頭曰實是人
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九曰是同宗而有仇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
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
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
積樞處啓樞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拆獄平反類此

鄭洛書字啓範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御史初授上海令嘗于履
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嘆曰此必客死莫余告也遣
人偵之近村民間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

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耳數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暮行被殺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伏諸如此皆魔法抵罪無拘吏邑人稱快嚴天祥字叔善號雙洲朝邑人正德庚辰進士初授絳令拜御史令絳日有兇犯毆傷人股至死者累檢傷人股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訊之兇犯具服蓋吏忤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

張僉憲澤嘗爲廣安知州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冤于獄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闌闌

龐嵩字振卿號弼唐南海人□□鄉舉歷官曲靖知府嘗爲應天府治中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懸崖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呵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浮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鄰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遜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威神晚王勇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居間者萬方拒不聽

吳憲副達爲興化太守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有毆人死傷無驗疑其隱于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讎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又爲南職方日有僞印獄久不伏君遣人私脫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

商問卿廷試嘗以刑曹恤刑雲貴雲貴率用土舍邏盜盜率不可得懼

卷之九十七

獲譴則誘夷氓以充夷語侏僂率難辨具久之始覺卽欲辨不得矣前後讞者類膠成案莫敢更公愀然曰若是則欽恤之義謂何立爲辨之若矜疑錄所全活者百人具恤刑疏草中及爲廣州知府新會豪方某者交縣令睚眦殺人仇家仲鳴之縣令以爲誣繫之獄方賂獄卒甲拉殺之而以瘦死報其弟鳴之按臺事下守道方大困則詭季名竄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以索不遂耳亦下守道方復賂掌案者匿季初詞而更以詭詞季與乙莫知所爲將力爭則又使人首季受乙賄季不敢爭乙坐死人皆冤之上卒莫能辨也公閱其案謂乙所索幾何輒殺人是非殺人者俄呼乙至屏左右詰之乙涕泣良久乃曰某實不殺人季仇我不知何爲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泣曰某所告者甲耳詞在按不在撫今反之不知何爲公頓足曰吾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鞠之具伏遂坐兩人死而釋乙闔郡大快

賀令尹朝用嘗以衛幕攝令宜良發摘奸伏若神江右人倪丙二商于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聞于官密占其人已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

無所取屍乃沐浴禱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令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通邑人列兩岸以觀俄風雨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楊連者故交也命取其家童訊之具云丙二久通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囑連出亟如楊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慙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適悞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蔑繫以石寘水中非雷斷其蔑冤不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

鄭太守舜臣嘗爲鄧州同知獄囚鄧氏尹宗仁與妹姦生一子擬兄妹俱絞公甚疑之夜秉燭細閱前後文卷撫掌嘆曰冤哉余思宗仁旣與妹通成孕何不與母密謀裝病俟產後出嫁以滅其跡尙敢索財禮縱妹于歸三日生孩而自重罹典詰朝訊之係與堂弟宗政通宗政豐于財賄囑原告講息又因宗仁索財急忿故脫宗政坐親兄耳當道見公參詳明白始罪宗政兄妹俱未減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進士歷官都給事中初授玉山令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

突入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祕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鞠之而服士大夫爲賦吳羊詩一少年扶艷婦從喪視于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婦歸其喪

王鈞字子宣號印岩會稽人嘉靖壬午浙江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乙未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視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答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實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于庭稽顙乞罪果其同父異母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于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亟去嘗署福州府時有異母兄弟爭產訟久不息公諭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嫌乎若

子也以貲傷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耶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塑公像而祀之

劉兆元字德資上海人嘉靖四年應天府鄉試歷懷慶推官時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證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多女婢卽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眞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歸壻

雷禮字必進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尙書初授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夫產乘兄子妻待其兄弟寡恩乃匿其弟而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聚人比屋而居是何能殺人界尸焉往呼詰子誠子知驚諸潮州公遂生致之益夫得釋龍溪有其妻與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其夫曰若與人有卻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赫蹏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白其父之狐行公出所書赫蹏示而共哭堦下叩頭請首死尋以制歸復補寧國司理涇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矣

及急捶殺其僕界于華六所以爲償而華六甦吳更愬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勸之曰否華六與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鞠者曰豈神乎諸發人隱測類是

劉逢愷字虞謙號策齋江西泰和人嘉靖辛丑進士釋褐令慈谿有婦與所私者謀殺其子而哀訴子被殺莫知爲誰公心疑焉是夜夢一童子叩首訴冤旦出卽呼婦坐以罪婦吐實隨逮所私者至惟言神明在上願死無恨夜夢童子謝曰幸冤伸矣部使者聞其事胥嘆異遇有疑獄輒以付公卽旁郡邑事數移公治之無不得情而劉神明之稱徧浙東矣

范太守楨守淮安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臂倭而趨公默說曰是柏魂也而繫甃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而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乎

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公曰柏有力殺柏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及褻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殺人曰前陣上瀉耳解其裏血漬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褻殺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

趙大中丞汝濂爲通政時狀至輒審誕辭必刑頌之部院皆喜訟簡旣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公始判其虛實無不清之訟自止也公兼操江時各司解賊犯但閱其申文卽付之有司刑曹問公曰不杖賊犯何也公曰吾城掌管御史問官理問司獄獄官皆以笞捶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每如此

馬文煒字仲韜號定宇安丘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確山令折獄如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死于途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公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圍牆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于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曉令跡殺人何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

卷之九十七

人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固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獄使吏治其母妻甲事露己自實奈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母妻驚懼採米罌中錢付吏甲遂伏辜